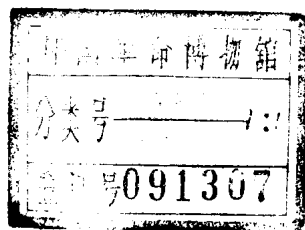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茅盾全集



本卷校注者：庄钟庆

校注定稿者：叶子铭 查国华 丁尔纲

茅盾全集

(第一卷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4年北京第1版

1984年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3594 定价 3.70 元

《茅盾全集》编辑委员会

主任委员：周 扬 副主任委员：孔罗荪

委 员（按姓氏笔划排列）：

丁 玲	巴 金	韦君宜	戈宝权
王 瑶	王仰晨	叶子铭	叶圣陶
冯 牧	冰 心	孙中田	刘白羽
艾 芜	许觉民	阳翰笙	张天翼
张光年	沙 汀	邵伯周	陈学昭
陈荒煤	周而复	周 扬	罗 荪
欧阳山	姚雪垠	胡愈之	唐 弢
夏 衍	郭绍虞	梅 益	曹靖华
黄 源	楼适夷	臧克家	

责任编辑：孔罗荪

装帧设计：曹辛之

出版说明

《茅盾全集》收茅盾六十余年来的各类著述(未包括翻译作品和古籍选注),按文体分类编年,分别编为四十卷,是一部较为完备的茅盾著作总集。

《茅盾全集》除收作者生前亲自编订出版的著作外,还汇集并编入大量散见于各种报刊、未经作者编集的童话、杂文、政论、文论等著述,以及没有发表过的书信、日记、手稿等资料。凡属作者生前编订的专集,这次一般均保留原书名和体例,有些虽为作者亲自编订的小说、散文、文艺评论等选集,因篇目互有重复或缺漏,故统按《茅盾全集》体例重行编排。

为便于读者、研究者查阅,除保留作者的所有原注外,这次又适当增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。在校勘、考释方面,凡曾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茅盾文集》的,一般均以《茅盾文集》为底本,参照初版本校订;未收入《茅盾文集》的,或据初版本,或据最初发表的报刊或手稿进行校订、考释。全部校勘记录,日后拟另行汇编成集,以供研究者参考;其中部分视情以注释的形式列入有关各卷。

《茅盾全集》的出版工作,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《茅盾全集》编辑委员会领导,由《茅盾全集》编辑室负责编辑、校注等

工作。因限于水平和经验不足，在编辑、注释或校勘等方面，粗疏错漏之处恐在所难免，甚望得到广大读者、研究者的批评和指正。

《茅盾全集》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三年八月

茅盾全集

小说一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 卷 说 明

本卷收《蚀》三部曲，包括《幻灭》、《动摇》、《追求》三部中篇小说；三者中外文版的作者序跋附于卷末。

《幻灭》写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，最初发表于同年九、十月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八卷第九、十号；《动摇》写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，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三月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九卷第一至三号；《追求》写于一九二八年四月至六月，最初发表于同年六月至九月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九卷第六至九号。

这三部小说发表后，曾列为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印成单行本。其中《幻灭》、《动摇》初版于一九二八年八月，《追求》初版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。此后三书曾多次重版。一九三〇年五月由作者合为一集并题名为《蚀》，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

一九五四年七月，作者将《蚀》修订后交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印行，后收入一九五八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茅盾文集》第一卷。现据《茅盾文集》本并参照初版本及作者校定本校注后编入本卷，另补入《幻灭》、《动摇》、《追求》三书初版本的题词。

目 录

蚀

幻灭	3
动摇	101
追求	259
题词	423
写在《蚀》的新版的后面	424
补充几句	428
《动摇》法文版序	430

蚀

幻 灭

吾令羲和弭节兮，
望崦嵫而勿迫；
路曼曼其脩远兮，
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——屈原：《离骚》*

* 屈原（约公元前 340—约前 278），战国后期楚国诗人。《离骚》是他所作的著名诗篇。诗句中的“羲和”，是神话中给太阳赶车的神；“崦嵫”是山名，神话中太阳的住宿处。

—

“我讨厌上海，讨厌那些外国人，讨厌大商店里油嘴的伙计，讨厌黄包车夫，讨厌电车上的卖票，讨厌二房东，讨厌专站在马路旁水门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瘪三……真的，不知为什么，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，想着就生气！”

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，紧皱着眉尖说；她的右手无目的地折弄左边的衣角，露出下面的印度红的衬衫。

和她并肩坐在床沿的，是她的旧同学静女士；年约二十一二，身段很美丽，服装极幽雅，就只脸色太憔悴了些。她见慧那样愤愤，颇有些不安，拉住了慧的右手，注视她，恳切地说道：

“我也何尝喜欢上海呢！可是我总觉得上海固然讨厌，乡下也同样的讨厌；我们在上海，讨厌它的喧嚣，它的拜金主义化，但到了乡间，又讨厌乡村的固陋，呆笨，死一般的寂静了；在上海时，我们神昏头痛；在乡下时，我们又心灰意懒，和死了差不多。不过比较起来，在上海求知识还方便……我现在只想静静儿读一点书。”她说到“读书”，苍白的脸上倏然掠过了一片红晕；她觉得这句话太正经，或者是太夸口了；可是“读书”两个字实在是她近来唯一的兴奋剂。她自从去年在省里

的女校闹了风潮后，便很消极，她看见许多同学渐渐地丢开了闹风潮的正目的，却和“社会上”那些仗义声援的漂亮人儿去交际——恋爱，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，简直气极了；她对于这些“活动”，发生极端的厌恶，所以不顾热心的同学嘲笑为意志薄弱，她就半途抽身事外，她的幻想破灭了，她对一切都失望，只有“静心读书”一语，对于她还有些引诱力。为的要找一个合于理想的读书的地方，她到上海来不满一年，已经换了两个学校。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读书抱了什么目的：想研究学问呢？还是想学一种谋生的技能？她实在并没仔细想过。不过每逢别人发牢骚时，她总不自觉地说出“现在只想静静儿读点书”这句话来，此时就觉得心头宽慰了些。

慧女士霍地立起来，两手按在静女士的肩胛，低了头，她的小口几乎吻着静女士的秀眉，很快地说道：“你打算静心读书么？什么地方容许你去静心读书呢？你看看你的学校！你看看你的同学！他们在这里不是读书，却是练习办事——练习奔走接洽，开会演说，提议决议罢了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捧住了静女士的面孔，笑道：“我的妹妹，你这书呆子一定还要大失望！”

静女士半羞半怯不以为然的，推开了慧的手，也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没有逢到去年我受的经验，你自然不会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变迁了。况且——你说的也过分，他们尽管忙着跑腿开会，我自管读我的书！”她拉了慧女士同到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，倒了两杯茶，支颐凝眸，无目的地看着窗外。

静女士住的是人家边厢的后半间，向西一对窗开出去是